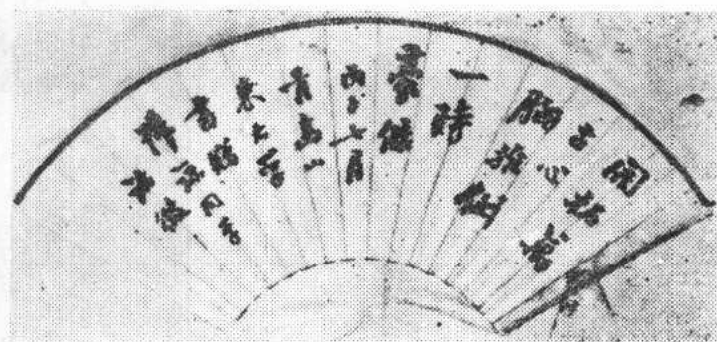


74164/26



柳诒徵先生遺像

君東陽之
 純精舍五
 之秀氣雅
 高奇操重
 遠解禍中
 時即除南
 太守廉威
 被其猶草
 和民之悅
 化若衆之
 永方欲羽
 天朝林秀
 室戊子臨
 廿日雨有
 黑女志
 如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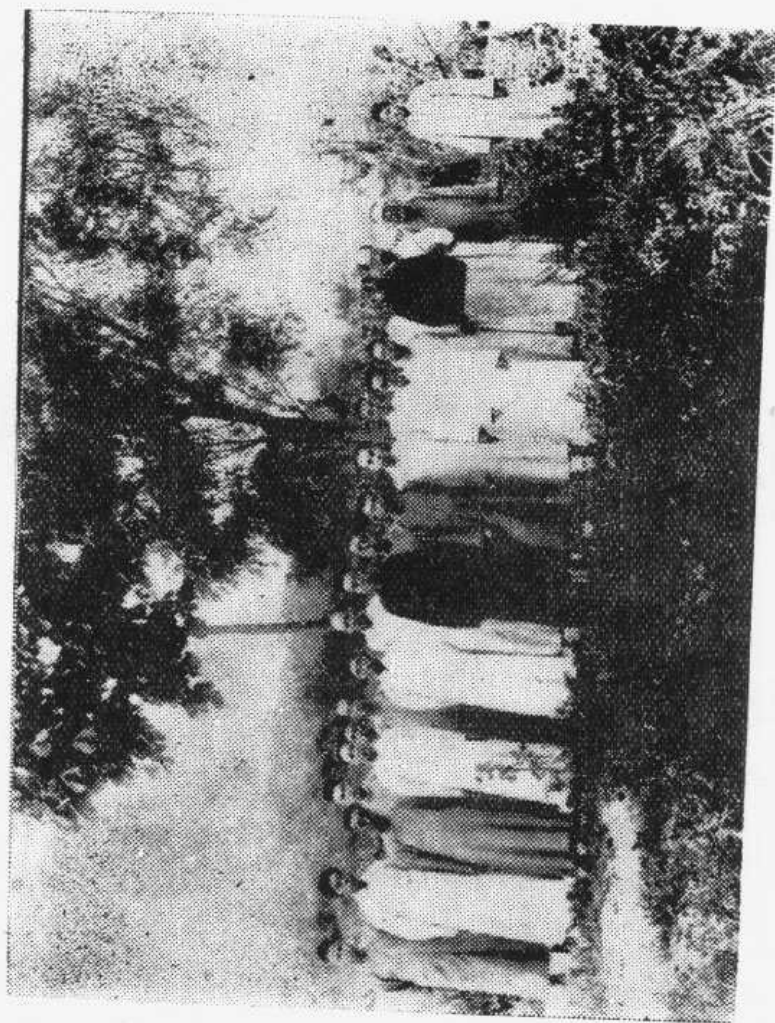
柳治微先生遺墨

史學有權威，先生其一人。道德文
華美，學問工夫深。以英才而教
東山，在共中，逝世三十年，至今有
令名，居坐不能忘，治學好精神。

柳東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誌

周谷城

周谷城副委員長題詩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柳诒徵先生与南京国学图书馆同仁合影。右起一为赵鸿谦，二为陈汉章，三为柳诒徵，四为王伯沅，六为汤用彤，十为范希曾。左二为向达，左八为李小篆。



左起为丰子恺、沈迈士、尹石公、徐森玉、柳诒徵。
(一九五二年摄于上海市淮海中路上海市文管会院内)

目 录

前言	(1)
自传	柳 治 徵 (4)
我的自述	柳 治 徵 (7)
江苏书院志初稿	柳 治 徵 (13)
缅怀柳翼谋先生	沈迈士 (82)
记柳翼谋师	茅以升 (85)
柳翼老妙语讽世	郑逸梅 (91)
仰止劬堂老师	盛 成 (95)
怀念柳翼谋先生	胡焕庸 (99)
劬师从游脞记	陈训慈 (103)
回忆东大时代柳翼谋师二三事	李清悚 (142)
柳翼谋先生与国学图书馆	顾廷龙 (147)
忆柳翼谋先生及其他	段熙仲 (152)
回忆柳翼谋师二三事	张世禄 (156)
柳翼谋先生之最	蔡尚思 (158)
出峡诗纪	蒋礼鸿 (163)
陶风楼杂记	季廉方 (165)
柳翼谋先生霞墅检书图记	谢稚柳 (168)
柳治徵史学论文集序	苏渊雷 (171)
柳治徵先生与《中国文化史》	卞孝萱 (176)
淞滨茗集话前修	胡邦彦 (191)
纪念柳翼谋老伯	崔宗玮 (193)

忆翼谋师二首·····	王季思(196)
劬堂先生百年祭七绝三首·····	王仲犁(197)
劬堂夫子逝世三十周年·····	吴常焘(198)
与柳先生结邻记·····	高禾生(201)
霞墅检书记·····	柳曾符(204)
衰翁尽瘁绍宗楼·····	柳曾符(216)

附录:

吾师柳翼谋先生·····	张其昀(227)
论柳诒徵诗·····	吴 宓(234)
梅庵忆语·····	胡先骕(237)
柳翼谋丹铅高寄·····	潘伯鹰(239)
记柳翼谋老师·····	郑鹤声(241)

哀挽、祭文选·····	(243)
-------------	-------

前 言

柳诒徵先生（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镇江市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古典文学家、书法家、图书馆学家和爱国主义者。青年时代游学日本，曾赞助赵声烈士革命。辛亥革命后，痛恨军阀窃权误国，誓不做官，以执教著述，清正自守。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浙江大学、贵州大学、中央大学文史教授，并长期担任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被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国史馆纂修。

先生不但桃李满天下，而且著作等身。已刊行的有《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国史要义》、《中国商业史》、《中国教育史》、《中国版本概说》等书，另在《学衡》、《史地学报》、《国风半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不下一百三十篇。风靡当时，影响至今。

先生长期从事图书馆事业，聚积图籍，厘定新章，方便读者，使所主持之南京国学图书馆蜚声海内外，曾编印《国学图书馆总目》44卷，刊布国学图书馆年刊十巨册，印行古籍珍本百余种，亦为当时海内各大图书馆所绝无仅有者。先生对整理、保护我国古籍，贡献极大。尤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多方保存八千卷楼宋元明清善本书，使文化珍品无一沧落海外，为人民立了功。

1942年在重庆期间，先生拒绝国民党当局之拉拢，不任“礼乐馆”馆长，不为国民党当局粉饰抗战败绩，表达了他

的忧国之愤。

解放后，先生应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之聘，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不辞古稀衰躯，为抢救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了他最后的努力和贡献。董必武同志到上海时，曾约见先生，听取他有关建设与人民生活等问题的意见。

先生还惠学家乡。1911年任镇江府中学堂堂监（即校长）。他曾纂修《江苏通志》，搜集镇江史料，辑成《里乘》五卷，为编史修志、承先启后留下不少精湛之篇。抗战前，他和邑人吴寄尘、冷御秋等征书、募捐建绍宗藏书楼于伯先公园内。该楼两万卷藏书在抗战中损失殆尽。解放初，先生从上海征得寓沪镇籍知名人士书八万册，亲运镇江，使绍宗藏书楼得以恢复。

今年，是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对于这位为学林乡邦都作过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镇江人民以崇敬的心情怀念他。前年，南京师范大学段熙仲教授在《南京史志》上刊文，号召海内外门人、知己撰文以成《柳诒徵先生纪念文集》。先生的长孙柳曾符同志奔走、函请先生生前挚友及门弟子撰文，沈迈士、茅以升、盛成、陈训慈、顾廷龙、张世禄、蔡尚思、胡焕庸等诸老皆以耄耋之年，慨赐宏文。诸老之作，各从亲见、亲闻历叙先生道德文章、持身治事，均足为后学楷模。今年六月，柳曾符同志慨然将上述诸文二十万字惠我镇江市政协，先行成专辑付梓，以作为纪念先生活动之一。最近，周谷城老为本文集题诗，朱东润老以九十一岁高龄在医院里竟扶病而起，亲笔题笺；二老墨宝皆高雅恬静，尤为难得。对撰文题字诸老和鼎力纂集的柳曾符同志，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镇江市人民，对柳诒徵先生有特殊的感情。我们纪

念他，就要学习他那种自幼刻苦自励，“攻关”不已的好学精神；要学习他那种在学术上（事业上）独辟蹊径、努力创新的开拓精神；要学习他那种鞠躬尽瘁、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爱国精神。先生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正是我们在建设镇江、振兴中华的事业中所应继承和发扬的。

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日

自 传

柳 诒 徵

1880年二月五日（清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城内第一楼街鲍宅内一小屋中。父亲柳泉教学生，每月收入止五千铜钱。母亲带着我七岁的姐姐抚养我，一切炊爨浣洗都是一个人做。

1885年，父亲病故，母亲带着我们两个小孩，跟着外祖家苦度。当时亲族及慈善机关每月给我们母子银元二元，铜钱二千做生活费。母亲每月送二元与外祖算房饭钱添补衣履，略充零用。不足则做针线售钱，亦不过月得数百文至千余耳。自是至1896年皆恃津贴生活，至诒徵考取学生员，教授学生，每年有四十银元，及书院膏火多寡不等，母亲始辞去各项津贴，自行起火。但念念感谢亲族赙济及社会慈善机关，属诒徵稍有余资，必须将此十数年津贴之款归还。至1918年十二月诒徵依亲遗命，分别送还镇江之完节堂、恤嫠会、儒嫠会百元至数百元之不等。同族之资助者，只约计其数，助其子弟之学费。

1900年变法兴学，南京开编译书局，诒徵以陈善余先生的介绍，至局中编教科书，月薪四十元。1902年随江阴缪艺风先生至日本，考察教育数月。归国后仍在书局编书，次第与友人创办南京思益小学，江南中等商业学堂，及镇江大港小学。办商业学堂时，月薪八十两，遂辞编译局事。后又兼江南高等学堂，两江优级师范教习，月薪一百二十两。在

书局及各校所编之书有《历代史略》、《中国教育史》、《中国商业史》、《商业道德》、《伦理口义》等。

1911年任镇江县临时县议会副议长及镇江中学校长，议革农民纳粮半费事，与当时县长齟齬，剔除学校庶务会计私弊，与校中职员相左；至夏间遂辞职，赋闲。翌年，至北京任明德大学斋务主任兼历史教员，稽查学生宿舍，晨夜往返，时有不周，遂辞斋务之职。

191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国文历史教员，兼河海工程学校教员。翌年，辞河海，专任高师事。嗣高师改大学，任历史教授，与同事诸教授创办《学衡》及《史地学报》杂志，提倡学生研究，反对教育界贪墨。至1924年遂为拥护贪墨者所排斥，赴辽宁，任东北大学教授，郭松龄起事南回。翌年，任北京女子大学教授，兼北京高等师范历史课程。自任南高师迄北京各校中间编著《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及《中国财政史》、《印度史》等。

1927年任第四中山大学筹备委员，励行学区制。夏间，专任国学图书馆馆长，先后达十年。1937年倭寇侵华，寄善本书于安全地带，运丛书、方志等三万本至兴化。翌年，辗转至江西泰和，在浙江大学讲学，猝然中风，幸治疗痊愈，遂由湖南、广西、至香港，道上海，再返兴化，避警住竹泓港。

1942年又赴沪，经浙、赣、粤、桂、黔至重庆。顾孟余聘任中央大学历史研究导师，遂住柏溪分校，撰《国史要义》，间赴大学讲演；及出席教育部学术评议会，嗣被聘为部聘教授。

1945年秋自重庆返南京，复任国学图书馆馆长。时书籍、器物荡然无一存。房屋亦为学校借用。各方接洽，矢死

力争，幸将馆书收回十九万册，房屋器具收回十之七八。
1948年秋，以年届七旬，申请退休。至翌年春始获批准，遂
赴沪暂住，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9月，上海市市长陈毅任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幸获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矢志
努力工作，第以所学陈旧，目眊体衰，每自省察，愧负滋
甚。

1951年于上海

我的自述

柳诒徵

一

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天天要肯诵。自七岁至十五六岁，逐日念生书、背熟书，止有腊月廿日以后，正月半前后，可以自由看书、抄书、游戏。其余读书之日，自天明起即背书，各书不背完，不能吃早粥。我的书读得越多，背书的时间越长。直到我十五岁大病之后，我母亲怕我夭亡，读书的课程才减轻了。彼时我虽读了许多书，也不知道如何讲解，更不知道如何讲求经学；偶然看看《纲鉴易知录》或《四库简明目录》，也不知道如何讲史学和目录学。但我听见本地有许多人家有什么书，我就要想法借来看或抄；所以自十六七岁起，向镇江各家借抄《御纂七经》中的三礼一部书，过录惠定宇、张皋文批的《汉书》等，也都是莫明其妙。我父亲的学生陈善余（庆年）听见我很好学，时常找我去谈论。我就从他得到许多讲学问的门径。陈氏的朋友赵申甫先生（勋禾）也赏识我，常和我谈镇江的掌故，以及清朝许多学者的故事。我在廿岁前后，最得此二先生之力。到了廿三岁，陈善余介绍我到南京编译书局，受业于江阴缪艺风先生门下，我就由此常在外乡，在镇江的时候很少。几十年间见到清季及民国许多硕学名人；自己虽然根底浅薄，也随时跟着若干人前进。陈善余最深于史学，劝我不要专攻词章，因此我也就不大很做诗和骈文。陈的愿望是讲

学不做官，我也就只愿讲学不做官。在译书局和常熟宗受于（嘉禄）同事，听他常讲桐城老辈讲学问文章的方法，也就渐窥散文的门径。那时候译书局在南京中正街（今白下路）祁门会馆，和义宁陈伯严先生（立三）对门，时常亲炙，粗闻其诗古文绪论。陈戚通州范肯堂先生（当世）常游金陵，寓居陈家，我也常请教他。同时通州名人张季直先生（謇）做文正书院山长时，我应过一回考试，他就赏识我。后来他因有人请他做一部书的序，他托缪先生找一个人代做，缪先生叫我代做，他看了也称很好，所以我就常去拜见他。及至办商业学堂，张先生担任过一次监督，更和我是宾主了。张先生办南通师范学堂，要请我到通州教书，范先生也力劝我，我因在缪先生门下，待我极好，我不忍离开缪先生，婉言辞却。但因到通州之便，与江易园先生（谦）相晤，江先生告我以“三不敷衍”宗旨：一不敷衍自己，二不敷衍古人，三不敷衍今人；我为之极端倾倒。后来江先生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请我教国文。我更常听到江先生许多名论，可惜他因病辞职，在校时间不久。否则他的人格感化，造成南高学风，真是了不得的。

二

我何以学会写篆字？我舅父的朋友孙永之先生（维祺），真草隶篆都写得好，常到我舅父书房内闲谈。我看见他写篆字，我就要学着写。他说不是学着写，要看《说文》，才晓得每个字的来历。我那时不知《说文》是什么书，听见一位张先生家有这个书，就向他借。他有一部江阴祁刻的《说文系传》，不肯全部借与我，祇肯一本一本的借。我借得一本，就将每字抄下，再去换第二本。我自幼读过《尔雅》，

也就将《尔雅》一字一字照《说文》写去。这是我学写篆字的经过。后来孙先生去世，家境不好，他生平所得的碑帖亲手装贴，有数十百本；我买得数十本，内有《西狭颂》、《石门颂》、《尹宙碑》、《史晨碑》诸碑，我就学著写分隶。后来见著同乡吴芷舲先生（诵清），佩服他的篆隶，在南京时常去请教他。后来又见到李梅庵先生（瑞清）、欧阳竟无先生（渐），遂更学写钟鼎、魏碑和《泰山金刚经》等，垂老无成，愧负诸老。

三

我自幼受我母亲的教诲，做诗做文不可好发牢骚，专说苦话，以及攻讦他人，触犯忌讳，等等。所以平生谨守范围，固不屑以诗文为干谒谀谄之具，亦不敢用为玩世骂人之武器。自在东南大学与梅迪生（光迪）、吴雨僧（宓）等办《学衡》杂志，始对于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加以评论，也止于笼统指摘，绝不诋诮个人。又与学生缪凤林、景昌极等创办《史地学报》、《文哲学报》亦止于平心静气讨论学术，不立门户，不争意气。有一篇《论近人治诸子学之失》（载1921年《史地学报》一卷一期）论及章太炎、梁任公、胡适之等诋毁孔子、崇拜墨子，及九流不出于王官等议论，措词亦极慎重，惧婴诸人之怒。这篇文章披露之后，太炎见了，写信与我，声明从前诋毁孔子之误，承我批评甚感。后来相见，甚为契合。写一扇面赠我八字，是《刘歆传》的“情见强识，过绝于人”八字。任公过后对我的批评也无反响。1922年冬，任公到东南大学讲学，对我很客气，也曾写一联相赠——“所见者大，独为其难”。适之见面，也很客气。我的学生乘间问适之对我的批评如何？他说：讲学问的人，

多少总有点主观。因为他提倡客观，我说他的议论，并不纯是客观也。彼时有人怀疑古代没有夏禹这个人，依据《说文》：“禹，虫也”一句话作证。东大学生刘挾蓁做了许多文章和他们辩驳，我并未参加。但在《史地学报》三卷二期里做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以说文证史要先知说文之谊例》。因为《说文》是讲字的书，并非是历史人名字典，所以对尧、舜、禹、昌、旦等都不说是某帝、某王，只照字的原始意义说。我也没有提出疑惑或说没有大禹的是某人。后来在北京见到几篇文字，指明我这篇议论不对，我也不再去辩这个是非。

四

予六、七龄时，先妣口授唐人五七言绝，约二百首，次授唐人五言律，约四百首，次授《古诗源》；次授《唐诗别裁》，不克竟读，仅读七言律一类。其五七言古诗，则听予姊读三百首中诸篇，亦略能上口。十二三岁时，年终放学，潜至外家楼上阅所藏书，手抄海门（鲍皋）、江干（余京）、石帆（张曾）、小花（李御）诸先生诗，亦学为之。两舅氏应书院试，间有试五七言者，两舅亦命予学制，不自知其工拙也。十七岁应童子试，适遇尤侍郎按试，经占有古近体诗一门，煦斋舅氏告浚卿舅氏为予报考，题为《考焦山古鼎歌》、《田横岛》、《栾公社》七律，予以小篆书之，幸获录取。复试题为《拟杜工部李潮八分小篆歌》、《润州怀古》七律，阅后试卷评有“未冠能比，可称妙才”之语，出禀两舅氏，两舅氏甚喜，以予所作“有故而去”之八服文，恐不入彀，嗣亦幸获录取，评语亦佳。伯舅曰：“学宪对汝文，竟能加此美评，吾辈虽欲思一美评不能也。”时在金坛